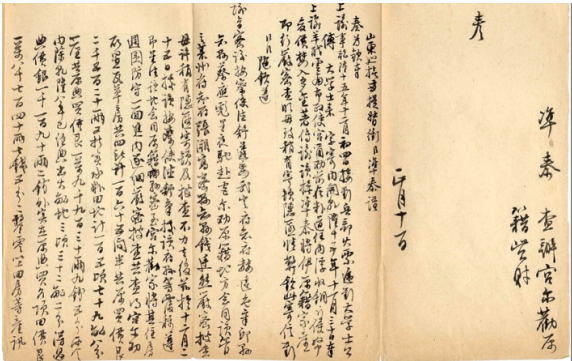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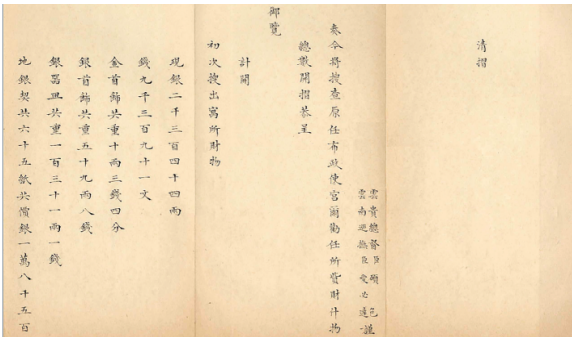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山东巡抚准泰奏报抄宫尔劝家产情况。



云贵总督硕色、云南巡抚爱必达奏报抄宫尔劝任所资财清单。

永善知县亏空案发 宫尔劝受牵连入狱

乾隆十五年（1750），新任云贵总督硕色参奏云南巡抚图尔炳阿衙门属员亏空，与布政使宫尔劝、知府金文宗通同舞弊。

案情的经过是，乾隆十四年（1749），钦差大臣舒赫德入云南阅兵，宫尔劝报请时任云贵总督张允随同意，令沿途州县动用官库银两修理道路，建盖公馆，以致寻甸等六州县因挪移银两出现亏空。其中永善知县杨茂亏空银米七千余两，知府金文宗代请弥补，宫尔劝同意动用官库补足，图尔炳阿亦批准弥补结案。案件查明后，图尔炳阿、宫尔劝都被革职抄家入狱。不久，乾隆皇帝认为图尔炳阿并未贪赃入己，释其出狱，后累官湖南巡抚，但宫尔劝就没有如此幸运了。其实，在此之前，乾隆皇帝就告诫过宫尔劝，让他不要做老好人。乾隆十四年，宫尔劝上折奏请加借秋季养廉银两，乾隆皇帝朱批说：“汝为司筦库之人，不可为此好名市惠之见。”可惜，宫尔劝没有真正领会乾隆皇帝的告诫。

奏报虽为捕风捉影 原籍任所均被抄没

永善县亏空案本身并不复杂，类似的亏空案有清一代多如牛毛。但乾隆看重的是亏空案背后的故事。当他得到宫尔劝在粮道内可能存在舞弊的奏报后，虽是捕风捉影，但宫尔劝已注定逃脱不了家产被查抄的命运。

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初四，时任山东巡抚准泰接到大学士傅恒、来保发来的紧急廷寄，内有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三十乾隆皇帝发布的一道上谕：“革职云南布政使宫尔劝，前在粮道内浮收铜斤，侵帑变价婪入多金，著传谕该抚准泰，将伊原籍家产即行严密查明，勿致稍有寄顿隐匿情弊。”

准泰接到谕旨后，立即密谕山东按察使德舒，遴委武定府知府赫达色、章丘县知县蔡应彪，星夜驰赴宫尔劝原籍高密。德舒会同时任莱州知府张潮、高密知县钱廷熊，将宫尔劝原籍住所四周紧紧围住，严密搜查。据准泰奏折可知，当时共查抄瓦草房四所，共计165间半，折银2521两。粮田地105顷79亩8分1厘，除已典出的3顷32亩外，折银18740两。又有现存杂粮533石9斗，折银371两。又有首饰、衣服、器皿、牲畜等，估银400两。又有家人婢女22口。所有通计家产折银约22513两。

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十四，云贵总督硕色、云南巡抚爱必达接到乾隆皇帝密旨：“着将宫尔劝任所资财即行查办，勿令稍有寄顿隐匿。”硕色、爱必达随即对宫尔劝在云南寓所的家产进行查抄。据二人所上查抄清单，当时共搜出现银2344两，钱9391文，地契、房契、金银首饰、玉器、男女衣物、铜器、锡器等若干，以及书画等杂物。

家产被抄 丢官入狱



乾隆十五年，永善知县杨茂亏空案被揭发，云南众多官员被卷入案中。仕途正好的宫尔劝因此突遭横祸，原籍、任所均被抄没。因有官场倾轧、皇帝一意孤行，办案官员对宫尔劝用刑，却最终查他“并无入己”，此案草草終了，宫尔劝结束了数年的牢狱之灾。

乾隆皇帝命夹讯 宫尔劝遭受酷刑

硕色、爱必达奉旨对宫尔劝进行严查审问，他们认为宫尔劝住所查封资财不多，极有可能有所藏匿。二人在奏折中煞有其事地说：“宫尔劝由知县而洊历藩司，在任多载，且经管铜务，婪赃累累。今所搜住所资财无多，恐有隐匿寄遁。”随后在奏折中又上表功劳说，经过严查，又从宫尔劝家人杜七处搜出银两、首饰、衣服等物。又说宫尔劝“居心狡猾”，可能派人回乡藏匿财物。

乾隆皇帝得到硕色、爱必达关于宫尔劝藏匿财产的奏报后大为恼火，他在二人联名奏折中作批示：“宫尔劝实可恶，应夹讯。汝等若不能清实情，何以见朕。”乾隆十六年（1751）正月，乾隆皇帝传谕云贵总督硕色：“严行查办，务得实情。即加以刑讯，亦不足惜。”硕色、爱必达得到乾隆皇帝旨意后，随即对宫尔劝用刑。硕色在奏折中称，对宫尔劝“动刑严加刑讯”“刑讯再三”。但宫尔劝坚供“无通同分肥”“未敢自己侵蚀”，并且一直坚称自己并无藏匿财产之事。后来查明，在家人存放的箱笼是早之前家眷存放在家人处，根本就没有料到会有查抄家产之事。宫尔劝虽遭酷刑，但始终不改供词，就连硕色在奏折中也说：“三木之下，矢口不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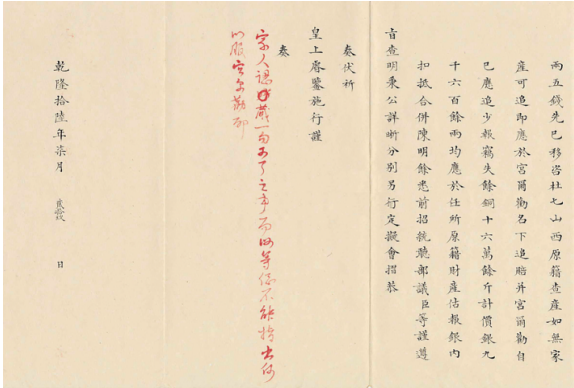
在查抄家产、严刑审问的同时，云南巡抚爱必达还奉旨对宫尔劝任内经手钱粮进行审查，经查实并无营私舞弊行为。但随后查出宫尔劝在管理汤丹铜厂时，沿袭陋规少报余铜，失察家人杜七营私舞弊，造成铜厂损失折银约在万两以上。这些损失，后来都由查抄宫尔劝原籍与云南任所家产所得全部补足，剩余部分家产并没有归还宫尔劝本人，而是被变现银充实了内务府。宫尔劝家人杜七当时也被抄家系狱，杜七在狱中一直坚称其侵占官铜获利之事主人一概不知。

也许乾隆皇帝觉得办理宫尔劝案太过草率，对二品大员动刑有所不妥。在得到硕色奏报后，谴责硕色错解旨意。他在上谕中说，当初下发“即加刑讯”的旨意，并非是“无论实与不实即当夹讯”。并说，宫尔劝如果在铜厂多收铜觔，婪索肥己，其家财必丰。如果不过沿袭陋规及家人私收加秤，则渔利甚微。今据招供，宫尔劝只是收取归公养廉银，路耗铜觔都已上报充公，而其任所、原籍资财也仅止此数，“何用加之夹讯乎？”

乾隆严厉谴责硕色：“甚属不知轻重，著严行申飭。”并说“此案宫尔劝究属有无人己，著再秉公详晰，分别另行定拟具奏”。硕色随后上折奏称，经过复审，最终查明宫尔劝“并无入己”。

案情虽告明了，但此案一拖再拖。直至乾隆二十年（1755）九月初十，乾隆皇帝才发布释放宫尔劝的上谕：“今年秋审册内官犯宫尔劝，著加恩释放。”而同案中的云南巡抚图尔炳阿早在乾隆十七年（1752）就被释放出狱并重新授官。宫尔劝仅仅是在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乾隆南巡迎驾后，照原衔降四级赏给顶戴。

宫尔劝终于结束了数年的牢狱之灾。在处理此案上，乾隆皇帝没有过度为难宫尔劝，毕竟宫尔劝本人并没有贪赃枉法。图尔炳阿、宫尔劝亏空舞弊案，其实无法与后来的恒文案、钱度案、李侍尧案相提并论，此案过多的是官场倾轧和乾隆皇帝想当然一意孤行的结果，宫尔劝只是牺牲品，此案最终结局只能草草終了。后来云贵总督硕色、云南巡抚爱必达为宫尔劝最终拟罪时，称宫尔劝纵容家人私收铜斤，应按律拟杖流。乾隆朱批说：“家人已认藏，一句可了之事，而汝等总不能指出，何以服宫尔劝耶！”乾隆皇帝作朱批时还特别将“赃”字改成“藏”字。乾隆的话语一看即懂，宫尔劝案至此終了。而远离宦海、摆脱牢狱的宫尔劝，也由此开启了新的人生。



乾隆皇帝朱批云贵总督硕色奏折。